

贰零壹柒

华斯比  
选编

2017年

中国  
悬疑小说精选



2017  
年

中国  
悬疑小说精选

华斯比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7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 / 华斯比选编.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1  
（2017年选系列丛书）  
ISBN 978-7-5702-0052-8

I. ①2… II. ①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8028号

责任编辑：谈 骁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泓润书装

责任印制：邱 莉 王光兴

---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0.5 插页：2页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75千字

---

定价：34.00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中国悬疑推理的青春新势力

——《2017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序

华斯比

2017年6月，豆瓣网的互动话题“影响我最深的悬疑故事”上线，引得网友们纷纷开始分享自己喜欢的“悬疑故事”。在网友所列举的诸多故事当中，推理小说占了相当一部分比重。

所以，有不少推理迷抱怨：话题为何是“悬疑”而不是“推理”？

不久，第五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开始征稿，本届悬疑组的主题被定为“生活悬疑”。征文说明中有这样一句话：只要对生活葆有足够的好奇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探寻真相的“侦探”。由此可见，这里的“生活悬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推理小说中的“日常之谜”。

随后，有偏激的网友发声：豆瓣是不是永远都意识不到，不管作何解，“悬疑”就是个贬义词。

吐槽也好，怨念也罢，通过以上两件小事可以看出，国内不少推理迷对“悬疑”仍然带有很深的成见。尤其是少数本格推理迷，他们一直在维护“推理”的正统地位，但在当下的中国大陆，“悬疑”依然处在“虽然你看我不爽，但就是干不掉我”的地位。

笔者曾写过一篇《戴着镣铐起舞——中国大陆悬疑推理小说创作与出版现状浅谈》，其中对国内“悬疑与推理的关系”问题发表过一些浅见。但限于眼界与篇幅，并没有能够展开讨论。

鉴于以上种种，笔者觉得实在有再次深入讨论该问题的必要。所以，在为大家介绍“中国悬疑推理的青春新势力”的一些作家和作品之

前，笔者先试着从“世界”与“中国”两个不同的脉络，简单梳理下从“推理”到“悬疑”的演变。

## 从推理到悬疑的演变

在汉语语境下，我们在接触到“推理”和“悬疑”这两个词之前，最早接触到的应该是“侦探小说”（Detective fiction 或 Detective Story）这个概念。

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 1939—2017）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叙事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他在《侦探小说类型学》一文中将侦探小说分为三种类型，并提到了侦探小说所具有的“二重性”，即类型学视野下的侦探小说实际上包含两个故事：犯罪的故事（讲述实际发生了的案件）和侦破的故事（解释读者或叙述者是如何获悉真相的）。

我们可以将两个“故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看作是“侦探小说”这一类型小说叙事语法的一个动态模型。

两个故事彼此没有任何联系，侦探只是在侦破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案件，这就是最传统的侦探小说，也就是当代推理迷熟知的“古典本格”推理小说。托多罗夫称其为“解谜小说”，其重点在于解答“谁犯罪”与“如何犯罪”，小说本身正是解开这一谜题的过程，是一种智力的游戏。

当两个故事完全融合后，产生了“黑色悬念小说”，托多罗夫称其为“黑色小说”，其特点是略去第一个故事，直接赋予第二个故事以生命。

“黑色小说”的兴趣在于故事的悬念。作为侦探的主角失去了豁免权，生命时刻受到威胁，读者的兴趣也相应地变成在阅读过程中体验心理上的惊险刺激。谜团则被降格到次要的从属功能。这时，侦探的使命不再是用逻辑解决案件，侦查过程也不再局限于重构过去发生的案件，犯罪还可能伴随着侦查过程发生。

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悬疑小说即是欧美“黑色悬念小说”在中国大

# 目录



- |     |                                    |      |
|-----|------------------------------------|------|
| 001 | 中国悬疑推理的青春新势力<br>——《2017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序 | 华斯比  |
| 001 | 秋之气息                               | 柳荐棉  |
| 029 | 醉  虾                               | 周浩晖  |
| 040 | 岁月神偷                               | 何  慕 |
| 057 | 请勿高空抛物                             | 鸡  丁 |
| 080 | 山  狐                               | 谢柯盼  |
| 107 | 乱世蚁·恨别惊心鸟                          | 拟南芥  |
| 132 | 五行塔事件                              | 时  晨 |
| 185 | 护陵手记                               | 永  晴 |
| 216 | 爱丽丝漫游乌托邦                           | 豆  包 |
| 271 | 十重人格                               | 方  洋 |

## 秋之气息

柳荐棉

### 1

刘宛筠站在化学药品室门前。

看到曾经沉重的防盗门已经换成了玻璃电子门，她不得不感叹自己已经老了。

刘宛筠小心翼翼地走到桌旁，拉开椅子坐下。

负责保管钥匙的小李站在门口向里面望去，看到刘宛筠向她挥了挥手，她便放心地走了。

一般人就算再怎么诚恳地提出“想要看看十年前留下过重要记忆的化学药品室”这种奇怪的请求，也是不会被允许的。但刘宛筠作为教师，曾和母校的教导主任一起参加过开放教学活动并成了好友，所以这点小事倒是难不倒她。

刘宛筠其实是最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的，但是她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履行和某人的约定，所以也只能破例一次了。

空气稍有些闷，一种浓重的药品味道让刘宛筠感到呼吸困难。她拉开窗帘，打开窗户，一股凉爽的秋风扑面而来。阳光没有了窗帘的阻拦，肆意地射进屋内，整个房间立刻变得温暖而明亮。刘宛筠不禁感叹：今天的天气真好，正适合老友重逢。但是她……真的会来吗？

刘宛筠就这样忐忑地盯着表针不紧不慢地走过“12”，期待中的人果然没有来。

虽说是意料中的事，刘宛筠还是难掩失望之情。

她从包里拿出因为考虑到这种结果而早已准备好的信纸和水笔，坐在桌旁奋笔疾书。要说的话早已想好，甚至在心里排练过很多遍，因而下笔时丝毫没有犹豫。

亲爱的朱婷：

十年未见，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明年即将步入三十岁的我，渐渐感受到生活的无趣和单调。不过说起来，你今年也是二十九岁，但即使没见到你我也知道，你一定比我看起来年轻得多，真想面对面地问问你保养的经验。

四年前，我正式成为了富山二中的英语老师，现在，我带过的第一届学生们即将毕业，而我也有了确定的结婚对象。

当然，这些或许你已经知道了，或许你压根儿不关心，所以你才没有按约定来到化学药品室。

不过，我并不责怪你。你当初的心情，我现在已经能够感同身受，所以我真正责怪的是自己。为什么当时没能早点明白你的心情，如果我能……也许之后就不会发生那些事了。

是的，十年前发生的一切，我终于想通了。这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聊的，既然你没有来，我只好这种方式跟你交谈。

月月死去的理由，我已经知道了。

写到这里，刘宛筠停下了笔望向窗外。十年前发生的事件，无比清晰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 2

刘宛筠是转校生，八月时加入了振华中学的高三（3）班。虽然是新的班级，但这是个复读班，所以不少学生都是原来就认识，在严酷的高考压力下复读一年又一年的伙伴。

朱婷和武桂月就是复读的老油条之二。刘宛筠不知道她们一起复读



了几年，只是看她们在第一节课就坐在一起闲聊就知道肯定不是第一次见面。刘宛筠坐在她们两人的前一排，所以没过多久三人自然而然地成了好朋友。

班主任武明是武桂月的父亲，所以对几个人上课交头接耳的行为视而不见。因此那段时间其实刘宛筠丝毫没有感受到高三的压力，或者说，她的精力早已经在过去的一年中消磨殆尽，现在丝毫没有学习的动力了。

那两个月可以说是刘宛筠人生中最轻松的时光，父母对她这么多年的严加管教终于在这个夏天被她抛之脑后了，一直以来背负的压力和紧张烟消云散，成绩倒是渐渐地开始提升了。

直到那件事的发生。

现在想想，那件事发生之前，已有了两个可以说是征兆的现象。

征兆其一，是一位同学对刘宛筠态度的陡然转变。

一天物理课下课，刘宛筠走到讲台前，问物理老师一个上课没听懂的问题。

刘宛筠特别喜欢物理老师关洪智。他是个矮矮的小老头，比刘宛筠还要矮很多，因此更显得和蔼可亲。他和武明一样，都是工作了二十年的老教师，关洪智不论什么时候都笑呵呵的，像个弥勒佛一样。

刘宛筠听了关老师的耐心讲解之后，非常开心地离开了教室。这时，她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她抬起头准备道歉，却发现对方一脸怒气。眼前的人是化学课代表项新语。刘宛筠和她只是点头之交，见面会打招呼的程度，所以看到项新语满脸怒气地站在自己面前时，刘宛筠只觉得困惑。

“喂，你给我适可而止吧。”项新语故意压低了声音说道。

“什么？”

“为了拿到期中考试题而跟化学老师的女儿整天混在一起，不觉得太卑鄙了吗？我们来点公平竞争不行吗？别以为我会一直忍下去。”

说完这几句“狠话”，项新语就转身走了。

原来最近的谣言是这样传起来的。

这几天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武桂月的风言风语，不过正面和刘宛筠说的这还是第一次。高三一年的所有考试成绩都会算到总成绩里，最后通过排名来决定名校自主招生和保送的名额。正因如此，全校师生对每次考试都很在意，有任何关于考试的传闻都会迅速传开。大概关于武明给武桂月透露题目的谣言一早就产生了吧，只不过几个人后知后觉一直都没有发现。

虽然刘宛筠很想仔细把话问清楚，但是想着马上就要上课，只能先赶去上厕所。之后，刘宛筠也一直没有找到问项新语的机会。

后来每次刘宛筠想起这件事，都会无比后悔。如果当时自己去问清楚，说不定后来就可以阻止一些事情的发生。

征兆其二，是某个传说的季节性盛行。

“你们知道‘化学药品室的少女’这个传说吗？”

九月初的某天午饭时，武桂月忽然这样问。

这个校园怪谈非常老，不知道从多久之前就有了，全校大概没人不知道。但是武桂月既然这么问，肯定是知道了什么新消息。武桂月的消息一直都很灵通，全校发生了什么新鲜事都逃不过她的耳朵，所以说说不定她真的有什么关于这个传说的内幕消息，刘宛筠有点期待地看着她。

“传说十年前有个女生在化学药品室上吊自杀了，后来每年快到她祭日的时候总会有人在那里听到椅子翻倒的声音，之前还有胆子大的人找了我爸爸一起进去查看过，结果里面空无一人——当然，这部分你们应该早就听说过了。最新的传闻是，昨晚又有人在化学药品室附近经过时听到里面传来少女的哭声了。大概是又到了每年的‘那个时候’了吧。”

刘宛筠听完有点失望。

“又是有人听到哭声吗？实在是无聊。同一个鬼故事讲十遍，还有什么好玩的。校园怪谈这种事几乎全部都是大家的编造或者幻觉，这就好像扔一块石头到平静的小河里，水面就会泛起阵阵涟漪。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只是大家太闲了。”

武桂月和朱婷听罢相视一笑。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既然你不怕，那我们就一起去探险吧！”

刘宛筠感觉有点不对，好像一不小心中了她们的奸计。她平时是最怕鬼的，说不定武桂月她们两个是设计好了来捉弄她。

“可是化学药品室那个门我们是进不去的。”刘宛筠还要做最后的挣扎，武桂月却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来。

“我从我爸爸那里偷的。”武桂月若无其事地说。

“我相信这世界上是没有鬼的。”硬着头皮站在化学药品室前的刘宛筠，大声地安慰自己。

武桂月连忙在旁边幸灾乐祸地泼冷水。

“那可未必，被一代又一代学生见证了整整十年的校园怪谈，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解释的哦。”

听了武桂月的话，刘宛筠腿都软了，完全没有办法向前迈进一步。这时，一只手拍了拍她的肩膀，她没有回头就知道那是朱婷。

“安心啦，我们都在呢。”

一股暖流从刘宛筠的肩膀通向全身，她向前走去，插入钥匙，缓缓打开了大门。

化学药品室里空无一人。

刘宛筠第一次进入这里。因为这里存放着很多危险的药品，平时只有化学老师和化学课代表有资格进入。但是一进来才发现，这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屋子，根本没什么特别。

屋子比她想象的要小很多，正中间放着一个桌子，是用来配制试剂的实验台。其他的空间放着一排排的架子，上面摆满了化学药品。

阳光安静地洒在实验台上，整个屋子里充满了暖意，一切都是安静平和的样子，一点都不像鬼怪出没的场所。

朱婷和武桂月也都是一脸失望的样子。

“什么嘛，还以为会有阴森森的感觉呢，这样也太没劲了吧。”

刘宛筠耸了耸肩，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就算有鬼魂我也不怕的。”

武桂月一脸鄙视地撇了撇嘴，一屁股坐在了桌旁的椅子上。

阳光洒在武桂月的脸上，随着她的长发滑落到地面，在地面上留下

一片金色的光影。

刘宛筠看着武桂月可爱的样子，不由得扬起了嘴角。

窗外的蝉此起彼伏地叫着，那声音比起之前要凄厉许多，仿佛把全部生命都注入进自己的声带里。

秋天要来了。

如果可以一直这样快乐下去该多好。

### 3

九月八日，星期六，天气晴。

每到星期六，刘宛筠就会变得格外放松，因为这天除了复读班其他班级是不上学的。虽然凭空多了一天的课，但是刘宛筠特别喜欢空荡荡的校园，所以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了。

上午的第三节课是英语课，武桂月没有来上课。

大概是去化学办公室补习化学了吧？刘宛筠知道武老师经常把武桂月叫到办公室补习，所以立刻就这样想了。武桂月的英语学得最好，所以武明尤其喜欢占用英语课给她补习化学。

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刘宛筠感觉背后有人用笔捅她，不用回头看就知道肯定是朱婷。

“喂，陪我去厕所啦。”朱婷轻声说道。

朱婷经常拉着刘宛筠一起上厕所，就像很多女孩子一样。但现在毕竟是上课时间，结伴上厕所对老师太不礼貌了。而且教室所在的三楼并没有厕所，只能去四楼上，来回一趟要好几分钟。所以刘宛筠轻轻摇了摇头拒绝了。

朱婷没坚持，举手和老师请假，去上厕所了。

英语课总是异常难熬，因为英语老师很喜欢把两节课连起来上。一节课过后，刘宛筠渐渐感到昏昏欲睡。英语老师完全意识不到这种时间超过一个小时的课对学生是一种怎样的折磨，连项新语那种学霸都忍不住请假上厕所了。其他的同学也和刘宛筠一样，死气沉沉，昏昏欲睡。

第二节课大概上了十分钟，一阵敲门声把刘宛筠从睡梦边缘拉了回

来。是谁在上课的时候这么用力敲门？未免太没有礼貌了些。

那人敲了几下后，就主动走进了教室，竟然是武老师。

武明铁青着脸，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和英语老师耳语了几句便走了。

英语老师转过头说：“一会主任要给我们几位复读班的教师开会，所以同学们现在可以放学回家了。”

她的话音刚落，教室里就炸开了锅。这种忽然放假的好事，换作是谁都会很高兴的，更何况是在难熬的英语课上忽然宣布放假。一瞬间学生们就走了好几个，大概是怕老师反悔，所以头也不回地跑了。

刘宛筠回过头，和朱婷面面相觑。

显然是有什么急事发生了，不会是……和武桂月有关吧。刘宛筠赶紧打断自己不祥的想法，用眼神示意朱婷出门看看。

周末只有复读班的老师们上班，记忆中他们的办公室应该和教室都在三楼。但是朱婷和刘宛筠在三楼转了一圈却连一个老师也没见到，办公室里也是空无一人。

见到这种奇怪的现象，刘宛筠不好的预感又加强了。

“我们上楼看看吧。”

好在朱婷还很冷静。

两人刚走上四楼，就看见几位老师围在化学药品室门前。

看到朱婷和刘宛筠走过来，关洪智想要阻挡，却被武明拉住了。

关洪智长叹一声，给两个人让开了路。

两人试探着向屋里看去。地上躺着一个少女，少女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

那少女面色苍白，看起来已不是正常人的面色。

那个少女，就是武桂月。

起初刘宛筠还以为自己看错了，紧紧地盯着看了半天。

“扑通”一声，朱婷呆呆地跪在了地上。本来愣在那里的刘宛筠被这一声闷响拉回现实，“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刘宛筠已经十几年没有这样大哭过了。她哭得像个孩子，旁边的几位老师连忙上前安慰。

后来的事情，刘宛筠的记忆无比清晰。

武明大致讲了讲事情的经过：本来武桂月在武明的办公室里学化学，学到一半说有个实验一定要做一下。武明拗不过她，只好把化学药品室的钥匙借给了她。谁知过了四十分钟她还没回来，武明觉得有点蹊跷，就上楼看了看，发现药品室房门紧锁。他敲了半天的门却没有回应，感觉很奇怪，便去保卫科找来保管备用钥匙的人帮忙把门打开。然后他们就发现了上吊的武桂月。她把化学电热锅的电线剪了下来，绑在窗户的上檐，就那样上吊自杀了。

刘宛筠愣愣地站在门口听着——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她的眼睛虽然注视着房间，但是又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在看什么东西。

映入眼帘的一切和一周前的感觉没什么太大差别，只有椅子倒在地上，一个柜门和一个抽屉敞开着，其他的东西并没有被弄乱。

左边角落里的那一排架子下方有一个打开的柜门。朱婷从形状就能判断出来里面放的是很多电热锅，那是武桂月用的电线的来源吧。

在右边的架子上有个小抽屉开着，刘宛筠站在门口并不能看得很清楚，只能看到是一些小物件，武桂月就是从那里拿出剪刀的吧。

刘宛筠呆呆地面对着静静的房间，光是看到这些，眼前就已开始再现出武桂月自杀时的景象。

刘宛筠连忙闭上眼睛，阻止想象力继续发散下去。

“一会儿警察就要来了，你们两个就先走吧，免得给你们带来麻烦。本来我是不该让你们看的，但是我知道你们是月月的好朋友，所以才让你们看她最后一眼……”武明语气没什么起伏，但是他的眼睛却是失神的，显然已经悲痛到麻木了。

“希望你们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别人，这件事关系到月月的声誉……拜托了。”

朱婷和刘宛筠连连点头。她们也不希望武桂月成为同学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走之前，武明拜托她们两个把药品室里放着的一摞化学考试卷子带走。

“这是我们前两天小测试的卷子，你们先带走吧，免得被警察扣了，影响我们过几天上课。”即使在这种时候仍然惦记着学生的学习，刘宛筠敬佩他的敬业，又有点厌恶这种冷酷。

考试卷子有好几页，全班的堆在一起还蛮重的，所以刘宛筠和朱婷各分了一半。

临走之前，刘宛筠和朱婷最后看了一眼武桂月。她们心里都清楚，这就是所谓的“永别”。

刘宛筠和朱婷抱着卷子回到教室里时，同学们已经都走了。

两个人在空空的教室相对而坐，静默着，仿佛灵魂被抽干了一样。

“你看，最上面的卷子，座位号是2号。那1号的卷子去哪了？”

面对刘宛筠好不容易挤出来的话，朱婷头也没抬。

“谁在意啊——可能是被风吹走了。”

于是继续沉默着。

铃声响起，十二点了，午休的时间已到。

远处传来了渐渐清晰的警笛声。

#### 4

七天后，武老师给武桂月举行了小型的葬礼。

葬礼上，除了朱婷和刘宛筠外一个同学都没有来，只有几位武桂月的亲人。这也很正常，毕竟那天过后，学校就封锁了消息，警察也很快以自杀结案。武明和班级同学说的理由是武桂月生了很严重的病，必须入院治疗，而且病是有传染性的，大家都不要去探望她。

武明自从三天前就不上班了，这是事件过后刘宛筠第一次见到他。今天他看上去比前几天老了十岁，但是仍然坚持着主持葬礼。

不知不觉，空中飘起雨来。秋天的雨配合着冰冷的风一起打在脸上，刘宛筠不禁打了个哆嗦。

葬礼之后，刘宛筠和朱婷都想喝杯咖啡暖暖身，于是一起去了咖啡馆。

和之前一样，尴尬的沉默包围着二人。

“我觉得月月，可能不是自杀。”

这句打破沉默的话坚定地从刘宛筠的嘴里说出，把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朱婷没有说话，皱起了眉头。

“你还记得那天在化学药品室里她说的话吧！无论如何，她都不会自杀的。”刘宛筠被自己自信的语气吓了一跳，原来自己的心里早就有了一套完整的想法，只是一直都没有勇气说出口。

“你是不是不太冷静了。你再仔细想想当时的状况，月月是自杀的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疑点，我唯一疑惑的是她自杀的理由。”

“我正是因为想不到任何月月会自杀的理由，才会想到谋杀的可能。你忘记那天月月在化学药品室里说的话了吗？像她那么乐观开朗的女孩，怎么可能……”

刘宛筠又沉默着思考了一会，再次开口。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一个猜想了。”

朱婷没有打断她，歪着头静静地听着。

“不知道你是否记得，那节英语课有个人请假上了厕所——项新语。她一直对武桂月有所怨恨吧，我想说不定是她看到月月后临时起意，杀害了月月然后伪装成自杀的。”

朱婷失望地摇了摇头。

“你这么说，那我也请假上厕所了啊，这种事没办法作为怀疑的证据吧。”

“不，不仅仅是这一点。当时我站在门口时看到的景象，现在还留在脑海里。”

“有什么问题吗？”

“当时我就感觉到一种微妙的不协调感。那就是……太整洁了。”

朱婷没有听懂刘宛筠的话，疑惑地看着她。

“化学药品室有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柜子和抽屉，而整个房间打开的柜子，只有两个。一个是放电热锅的柜子，一个是放剪刀的抽屉。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让你去找绳子，你是不是要翻箱倒柜找很久？但当



时打开柜子的人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也就是想用剪刀剪下电热锅长长的线，所以才只打开了那两个柜子。所以就很奇怪了，为什么‘她’会那么清楚这两样东西所在的柜子，准确地拉开了这两个柜门呢？”

朱婷恍然大悟。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寻找绳子的人对化学药品室有什么东西，东西放在哪里非常了解。”

“没错，从化学药品室里就地取材说明应该是临时起意的，但是‘她’却没有把柜子一个个打开寻找，而是准确地取出自己需要的两样东西。你也知道，化学药品室平时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说到对化学药品室里的东西了如指掌的人，除了武老师，就只剩下……”

朱婷接道：“只剩下每节课都和化学老师一起来取药品的化学课代表项新语了。这个逻辑的确很有道理，现在想想，即使是喜欢偷钥匙去化学药品室玩的月月，平时应该也不会特意关心仪器摆放，自然也就不知道电热锅和剪刀的位置。准确找出这两样东西的行为，的确很蹊跷。”

“是的。而且作为化学课代表，项新语和武老师接触的时间很长，说不定有机会偷走钥匙做一把假的。当然，这部分就是我毫无根据的猜测了。”

“等等，会不会是这样的，说不定月月很注重整洁——虽然她平时不是这样的人，但临死之前说不定忽然想干净地死去。她每个柜子都找了，只是找完后把柜门和抽屉都关好了……”

“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既然其他柜子都关好了，那么找到了这两样东西的柜子为什么不顺手也关上呢？特别是放剪刀的抽屉，关上只是随手的事情，如果不关上反而会挡住其他抽屉，不方便打开。”

朱婷点了点头，“你说得都很对，但是说到底也只是你的猜测罢了，根本没什么实质性证据可言。而且还有一点，你不知道那天是否还有别的人有机会去化学药品室，那时候除了我们两个还有几个人上厕所。而且除了学生外，说不定还有哪位老师也有作案的机会……”

刘宛筠默默点了点头。